文学在今天的使命

——有关2017年度外国文学年度报告

苏　玲

2017年可谓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个容易令人悲观的年份，我们的文学年度报告本无意于总结罗列世界各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但展现在人们眼前的种种危机和现象却让人的目光始终绕不开政治的话题：特朗普和马克龙当选总统翻开了欧美两个大国的历史新篇，恐怖主义的愈演愈烈，叙利亚内战背景的错综复杂，美俄和沙特伊朗的交恶，欧洲多个国家面临大选，难民危机加剧，欧洲经济持续停滞，社会福利制度弊端显露，移民问题所辐射的种族矛盾以及敏感的个人身份问题，不同文化的冲突和民族主义走向极端的趋势，等等，无一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时刻提醒人们灾难的危机就在你我的身边。2017年，也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一百五十周年，由此引发的纪念热潮，应该说恰好印证了重温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发展论断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文学其实也是对过去的重温，以回忆关照现实，以回忆生发和想象未来。也许是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的现实难以把握和辨析，也许是人们对真相的探究和对个体经验的关注度上升，所谓非虚构文学近年来一直受到了作家和读者的青睐。而与以往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2017年度非常引人注目的是以真实历史为背景的作品，这些作品所突出的是历史的真实性和对历史反思的深刻性。这样的状况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日本等国文坛尤其突出。日本的“两岛文学”和年度热门小说——村上春树的《刺杀骑士团长》都有着浓厚的反思色彩，矛头直指日本对两岛的掠夺和对华侵略战争。当然，201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作品，也更是以对历史的反思为作品的主旨，正如石黑一雄研究家斯通所说：“石黑一雄的得奖从某种程度上表明诺奖对他所归属的英国的杰出一代小说家的肯定，他们包括朱利安·巴恩斯、伊恩·麦克尤恩、希拉里·曼特尔、大卫·米切尔和派特·巴克。这些作家在小说的主题和所涉的哲思上有许多共通点：他们都尝试去反思历史；审视记忆在人们各种抉择中所扮演的角色；关注人们在动荡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抉择之难。虽然他的每部小说从文类到背景都各不相同，石黑一雄却一直向我们传达着同一个信息：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即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便过去常常是不可靠的，即便我们循着它也不一定能通达现在和未来。记忆确实是不可靠的，但除了记忆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呢？”[①]在批评家的眼里，历史和记忆就这样与现实纠缠在了一起。在作家的笔下，也正是如此。而像俄罗斯的《扎霍克》和德国的《首都》，更是把笔触伸向了以往少有涉猎的中亚地区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历史现状和深不可测的欧盟机构内部。可见，历史和现实在作家笔下就像双生子，从来都是文学的两翼，根据作家的感悟和构思来控制伸展的幅度和起伏的强度。我们对作家和作品的追踪和观察，也是沿着这一重要线索而展开的。

从2011年起，我们已连续八年在“外国文学年度报告”这一栏目下推出了世界各主要语种和地区的文坛现状报告，以重大文学事件、重要文学奖项、重要作品和作家的创作活动为主要依据，较为详尽地描述出世界文坛的总体样貌，以期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阅读起到指示牌和扫描仪的作用。而归根结底，我们的宗旨始终是要“为我所用”，其意义之重大，正如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陈众议先生所说：“如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取利驱弊、进退中绳地处理多元和核心的关系，既是历史对我辈国人的考验，又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败得失。”[②]我们所能做到的依然远远不够，而且每一位作者都有各自不同的关注焦点和兴趣点，因而必然有其局限性，这也是需要请读者朋友们分辨和谅解的。

2017年，阿拉伯文坛在时隔十八年后重启著名的马哈福兹奖，让我们看到世界上最为动荡的地区对文学事业依然有如此强烈的关注与推动，在大众的文学阅读量日益下降的今天，这无异于一种鼓励与希望。如何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和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把脉世道人心，这依然是文学在今天的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责任编辑：苏永怡

① 沈安妮《石黑一雄小说中的抉择之难——就石黑一雄获奖对话唐纳德·斯通教授》，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8年第1期，第13、18、19页。

② 陈众议《经典重估是时代的需要——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四届双年会开幕词》，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7年第4期，第103页。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